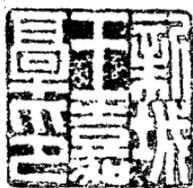


狂言十番



1951年七月十五日

亡友丸山幸一郎君紀念



版字 43525

目錄

序	一
骨皮	一
伯母酒	二三
插圖	二七
立春	四一
發跡	五九
花姑娘	六九

插圖	七三
偷孩賊	八九
插圖	九三
柿頭陀	九九
雷公	一七
插圖	二一
工東嗜	三一
插圖	三五
金剛	五三

山口蓼洲畫三幅

柿頭陀……………一〇〇

雷公……………一一八

工東嚙……………一三二

表紙圖案

木板狂言記之一部分

刊誤

一五葉

十行

首脫落「丙」字

二〇

六

第二「徒」字衍

九六

二

「革肢……革肢」

一一五

八

倭訓栞

序

四五年前，還是孫伏園君在編晨報副刊的時候，我譯了些古希臘的東西，登在報上，題名「古文藝」。後來又將兩篇日本的「狂言」譯了出來，也登在裏邊，丸山昏迷君見了很是喜歡，竭力慫恿我多譯幾篇，可以出一本小書，答應我去代蒐集插畫。我覺得這倒也很好玩，便說就這樣辦罷，但是終於懶得動手，雖然本擬編入陀螺裏的兩篇狂言——骨皮與伯母酒——已經抽下，放入別一個紙合子裏了。民國十三年丸山君歸國去了一趟，抱病回京，躺在川田醫院多日，又復歸故鄉去，以後就沒有消息，直

等到山水早川君寫信給我，才知道終於故去了。狂言我本是喜歡的，現在又似乎欠了亡友的一筆債，宿諾未踐，心常耿耿，從次年起著手續譯，先後共得十篇，遂編作一集，題曰狂言十番。狂言本係日本名詞，因無適當譯名，故沿用原文，併取原用專門語十番紀數，似頗相稱，雖然中國亦有此語，如音樂上之「打十番」，及「馬上十番」之類。我所據的原文，鷲流係芳賀矢一校本，狂言二十番，和泉及大藏流則爲幸田成行校本，狂言全集，此外山崎麓校註本，狂言記及外編也稍資參照。插畫則從狂言全集選取五圖，又山口蓼洲畫狂言百番中亦取三幅。譯文因非一時之作，文句語氣頗有出入，今悉仍其舊，不加改易。關於狂言之說明，

在有幾篇的附記裏稍有說及，現在也不多贅了，因為我覺得這一本小書原來不是研究狂言之作，要研究也非我的微力所能及，所以用不著那些方板的論文。我譯這狂言的緣故只是因為他有趣味，好玩，我願讀狂言的人也只得有一點有趣味，好玩的感覺，倘若大家不怪我這是一個過大的希望。「人世難逢開口笑」，真是的，在這個年頭兒。我只可惜九山君死了，他不能再看了這小本子說「到底出來了麼？」而微微的一笑了。民國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記，於北京內右四區苦雨齋。

骨 皮
(Koppi)

脚
色

方
丈

徒
弟，
主
角

施
主
甲
乙
丙

方丈 我乃本寺的方丈是也。叫徒弟出來，有話吩咐。——徒

弟在家麼？在家麼？

徒弟 噫，師父叫我是什麼事情？

方丈 叫你出來非爲別事。我老了，料理寺裡的事務也很覺得吃力，從今天起將本寺交給你管，你便這樣的去辦罷。

徒弟 這雖然是萬分感激的事，但是我還沒有什麼學問，再遲幾時也不打緊，還不如請你將來再說罷。

方丈

聽了你這番馴良的回答，非常中意了。但是雖說是隱居，也並不往外邊去，還是住在寺裏，倘有什麼事情，仍舊可以來說的。

徒弟

既然這樣，便任憑尊意辦去罷。

方丈

這本來也不必再加叮囑，你要專心去做，使施主們中意，寺也繁盛起來。

徒弟

不必挂念，我總要使得施主們中意就是了。

方丈

那麼我就進去了，有什麼要問的事情，可以進來問我。

徒弟

是。

方丈

施主們到來了，就來通報。

徒弟

是。——呀，呀，真高興呀！方丈什麼日子纔將寺交付出來，我正在等著，今天居然交給我管了，可不是大大的喜事麼。施主們聽了，想必一定高興，我也要當心使他們中意纔是哩。

甲

我乃近地的人是也。往什麼地方去有點事，忽然似乎是天要下雨的樣子，且到檀那寺去借一柄雨傘來罷。——

就是這里了。請問，……請教。

徒弟

外面有人說請問的。——請問的是誰呀？請教的是……？

甲
是我呀。

徒弟 呀，請了請了。

甲 近來不曾奉候，不知道方丈和你都可好麼？

徒弟 是，都很好。只是師父不知道怎樣想起，把本寺交給我

管了，請你也照先前一樣的到這里來玩玩。

甲 恭喜恭喜，我不會知道，所以沒有來道喜。今天來的非
爲別事，因爲要往什麼地方去有點事，忽然似乎天要下
雨的樣子，請你借給我一柄雨傘。

徒弟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請你暫且在這里等一等罷。

甲 多謝多謝。

徒弟 這個，借給你。

甲 多謝多謝。

徒弟 以後還有什麼事情，只請你說出來。

甲 以後再來奉託，現在失陪了。

徒弟 去了麼？

甲 是。

二人 再會。——再會。

甲 多謝多謝。

徒弟 請了。

甲 阿，好不高興呀！快點去罷。

徒弟 師父說過，施主們到來了，就來通報，我須得進去，將

這情形報告一番。——師父在家麼？

方丈 呃，在家呢。

徒弟 想必很冷靜罷。

方丈 倒也沒有什麼。

徒弟 剛纔某先生到來了。

方丈 那是來燒香的呢，還是有別的事情？

徒弟 他是來借雨傘的，便即借給他了。

方丈 借給他了很好，但是將那一柄雨傘借給他了？

徒弟 將前幾天新買的那一柄雨傘借給他了。

方丈

你真是粗心的人。那柄雨傘，自己也還沒有撐過，怎麼借給人家了。以後還會有這樣的事情。要不借給他，也有說法的。

徒弟

那麼，怎樣說呢？

方丈

「那本來是很容易的事情；只因前天師父撐了出去，遇著十字路口的狂風，變了骨是骨，皮是皮，現在骨皮縛在一起，挂在頂棚底下，所以未必能合用了。」你只要這樣，很像真實的說便好。

徒弟

知道了，以後我便照樣說。現在去了。

方丈

去了麼？

徒弟 是。

二人 再會——。再會。

徒弟 這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是師父的吩咐，怎的不將現有的東西借給人家呢。

乙 我乃近地的人是也。今天要往遠地方去，且到檀那寺去借一匹馬來罷。趕快去罷。——就是這里了。請問，：：請教。

徒弟 外面又有人說請問的。——請問的是誰呀？請教的是……？

乙 是我呀。

徒弟 呀，請了請了。

乙 今天來的非爲別事，因爲要往遠地方去，雖然很抱歉，倘肯將馬借給我一用，那是我非常感激的。

徒弟 那本來是很容易的事情；只因前天師父撐了出去，遇著十字路口的狂風，變了骨是骨，皮是皮，現在骨皮縛在一起，挂在頂棚底下，所以未必能合用了。

乙 喂，我說的是馬呢。

徒弟 是，說的正是馬哩。

乙 呃，那麼不必費心了。現在失陪了。

徒弟 去了麼？

乙 是。

二人 再會。——再會。

徒弟 請了。

乙 呢，——這真是，莫名其妙的話了。

徒弟 照著師父所教的說了，一定中意罷。——師父在家麼？

方丈 呢，在家呢。有什麼事件麼？

徒弟 剛纔某先生到來借馬。

方丈 好在正閒著，你借給他了麼？

徒弟 不，我照你前回所吩咐的說了，沒有借給他。

方丈 我不記得什麼馬的話，你怎樣說的呢？

徒弟 前天你撐了出去，遇著十字路口的狂風，變了骨是骨，皮是皮，現在骨皮縛在一起，挂在頂棚底下，所以未必能合用了。我是這樣說的。

方丈 這是怎麼一回事。有人來借雨傘的時候，纔教你那樣說的；現在人家來借馬，怎麼也可以這樣的說呢？要不將馬借給他，也有說法的。

徒弟 那麼，怎樣說呢？

方丈 「前天放他出去吃草，却發了野興，（一）將腰骨跌斷了，

現在蓋著稻草，睡在馬房角裏，所以未必能中用了。』
你只要這樣，很像真實的說便好。

徒弟 知道了，以後我便照樣說罷。

方丈 千萬不要說出疏忽的話來。

徒弟 是。——這是怎麼一回事。照著吩咐我說的說了，又要挨罵。唉，這真叫我爲難了。

丙 我乃近地的人也是也。往檀那寺去有點事情。趕快去罷。

——就是這里了。請問……請教。

徒弟 外面又有說請問的。——請問的是誰呀？請教的是……？

丙 是我呀。

徒弟 呀，請了請了。

丙 近來不會奉候，不知道方丈和你都可好麼？

徒弟 是，都很好。只是師父不知道怎樣想起，將本寺交給我

管了，請你也照先前一樣的到這里來玩玩。

丙 恭喜恭喜，我不曾知道，所以沒有來道喜。今天來的非

爲別事，明天是先人的忌日，請方丈和你都到舍間來，

這是我非常感激的。

徒弟 我可以去，只是師父大約去不成了。

大約他沒有工夫罷？

徒弟

並不是沒有工夫，前天放他去吃草，却發了野興，將腰骨跌斷了，現在蓋著稻草，睡在馬房角裏，所以未必能去了。

丙

喂，我說的是方丈呢。

徒弟

是，說的正是師父哩。

丙

那是很可惋惜的。那麼便請你一個人過來罷。

徒弟

是，我就去。

丙

現在失陪了。

徒弟

去了麼？

丙

呃，——這真是，莫名其妙的話了。

徒弟 這回無論怎樣一定中意罷。——師父在家麼？

方丈 呢，在家呢。有什麼事件麼？

徒弟 剛纔某先生到來，說因為明天是忌日，請你和我都去，

我便回答說我可以去，只是你大約去不成了。

方丈 明天正好是閒空著，本來倒是可以去的。

徒弟 我照著你所吩咐的說了。

方丈 我並不記得說過。你怎樣說的呢？

徒弟 前天放他去吃草，却發了野興，將腰骨跌斷了，現在蓋著稻草，睡在馬房角裏，所以未必能去了。我是這樣說

的。

方丈 你真是這樣說的麼？

徒弟 是，真的。

方丈 這真是，你是個獸子。無論怎麼說，總是不會懂。有人來借馬的時候，纔教你那樣說的。照這情形看起來，到底不能住持這寺的了。你給我出去罷。

徒弟 是。

方丈 還不去麼，還不去麼！（打。）

徒弟 阿唷，阿唷，……喂，即使說是師父，怎麼便這樣的毆打。便是你，難道就沒有發過野興的事情麼？

方丈 我什麼時候，發過野興了？要是有的話，快說出來，快說出來。

徒弟 說出來的時候，可要丟了臉了。

方丈 我沒有要丟了臉的行爲。要是有的話，快說出來，快說出來。

徒弟 那麼，說出來了。

方丈 快說出來。

徒弟 呃，有一天，門前的「一夜」來了。（註二）

方丈 那個「一夜」怎麼了。

徒弟 請聽下去罷。你用手招她，帶到臥房裏去了。那還不是

野興發了麼？

方丈 你這可惡的東西！編造出並不會有的事情，叫師父出

醜。憑了弓矢八幡，（註三）不再讓你逃走了。

徒弟 即使說是師父，我也不輸給你。

二人 荷荷，——荷荷。（相打）

徒弟 記得了麼！噯噯，好不喜歡。勝了，勝了。

方丈 呀呀，將師父打到這模樣，往那里走！有人麼？給我捉

住了！決不饒恕呀，決不饒恕呀！

（註一） 野興（Dagruui）指獸類交尾期的激昂。

（註二） 一夜爲一夜女之路，即媚女。

(註三) 弓矢八幡係武士誓詞，謂在八幡神之前，撮弓矢而立誓，八幡爲弓矢之神。

狂言是古代日本的一種小喜劇，發達于室町時代，正當十五六世紀；現在共存二百餘篇，至於作者姓名，都失傳了。狂言是高尙的平民文學之一種，用了當時的口語，描寫社會的乖繆與愚鈍，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純樸而且淡泊，所以沒有那些俗惡的回味。這一篇曾經英國的日本學家張伯倫譯出，收在日本古詩裏邊，摩爾頓教授在他的文學之現代的研究裏也曾說及。現在據「名著文庫」狂言二十番譯出。

「鷺」流的本子，與狂言記的「和泉」流稍有不同。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五日附記。

伯
母
酒
(Obagasake)

脚色

伯母

姪兒，
主角

伯母

我乃住在這山後的人氏是也。今天是個好日子，我想到那山邊去開張酒店。且在這裡裝飾起來罷。看來却更是佳勝了。——呀呀，大家聽者。在這裡賣酒，要喝酒的諸位，請過來罷。

姪兒

我乃住在近地的人也是也。有一個伯母住在這山後，今天聽說開張酒店了，所以過去道喜而且喝酒。趕快去罷。我雖是這樣特地走去，不過伯母平常是個儉省的人，請

我喝呢，還是不請我喝呢，都不能知道，但是我預備很
妙的做作，總要喝了酒來。——呀，這里是了，請問，

……前來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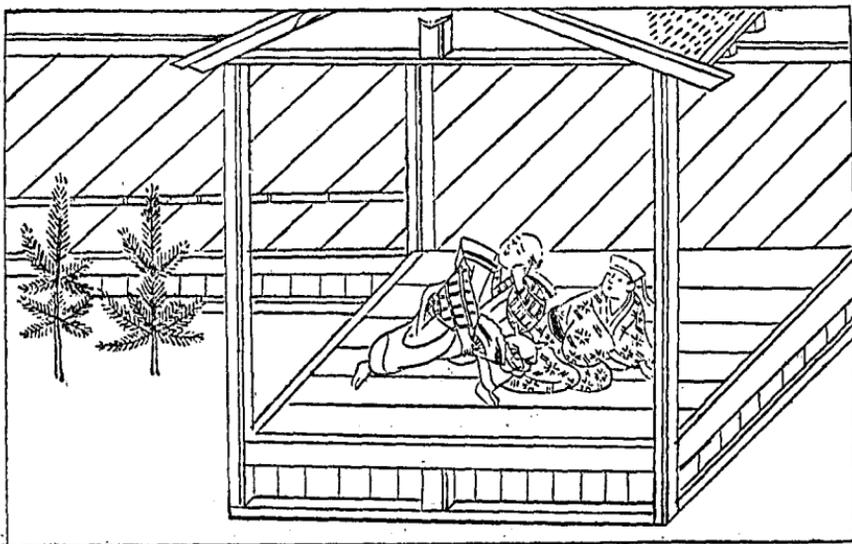
伯母 呀，請了。

姪兒 近來不曾奉候，不知道一向可好麼？

伯母 呢，一向很好，你貴幹呢？

姪兒 剛纔過來非爲別事，今天是個好日子，開張酒店，這樣
的喜事真是再也沒有的。

伯母 正是，今天是個好日子，開張酒店，這樣的喜事是再也
沒有的。



姪兒 這裏雖然說是山邊，過往的客人却很多，店也一定很興旺罷。

伯母 正是這樣，你是到處去跑的人，請你去告訴人家，伯母的酒很好，使這店興旺起來。

姪兒 這件事請你放心，我會到各處告訴去。可是，先請我喝一杯罷。

伯母 本來很想請你，但是現在還沒有開市，所以不能請了。你下次再來罷。那時可以請你。

姪兒 不，開市不開市，這是外人的事情。我是同家裏的人一樣的，還是請我喝罷。

伯母

不行不行，今日決不能請。下次再來的時候，再請你罷。

姪兒

不，這並非單因爲我想喝酒，所以這樣說的；倘若有人問我，你伯母的酒好麼，那時我說這却不知道，那怎麼樣呢。我嘗一嘗味道，好去告訴人家，所以請我喝一杯罷。

伯母

這真是，好不嘮嘮叨叨的。無論怎樣都不能請。我說過了，叫你下次再來。

姪兒

那麼，無論怎樣都不能請麼？

伯母

怎的怎的，決不能請。

姪兒 那麼，我失陪了。

伯母 去了麼？

姪兒 正是。

二人 再會。——再會。

伯母 請了。

姪兒 呢。

這真是，好個嚴緊的伯母。特地跑到這里來，原是爲想喝酒所以纔來的，現在沒有酒喝又跑回去，也于心不甘；怎樣辦呢。呀，有說法了。——請問，在家麼？

伯母 呀，你還沒有回去麼？

姪兒 我預備回去，已經走到半路了，因為有一句話要對你

說，所以特地轉來的。

伯母 那是什麼事呢？

姪兒 並非別的事。在這廣闊的山邊，女人獨身住在這裡，倘有壞人進來，怎麼好呢；所以要請你小心纔好。

伯母 雖然是你的好心，但是在這樣太平的時世，未必會有壞人；請你不要挂念。

姪兒 是去年呢，還是前年，聽說曾經進了這山村裏來了。我因為住在別處，不能夠趕緊跑來，所以請你小心要緊。

伯母 不，不，不會有那樣的事情，請你放心罷。

姪兒 不請我喝一點麼？

伯母 這真是，不懂事的嘮叨的人呵。無論怎樣說了也是不行的。

姪兒 那麼，我失陪了。

伯母 去了麼？

姪兒 正是。

二人 再會。——再會。

姪兒 這是怎麼一回事。各色各樣的說了，總不給酒喝。好個

心硬的人。那樣的被回絕了，却更想喝酒了；那怎樣辦呢？呀，想出好法子來了。就要天黑，可以設法了。

伯母 就要天黑了，收店罷。（關門。）

姪兒 請問，……請開門。

伯母 是誰呀？

姪兒 近地的人，有點事情，請開門罷。

伯母 店早已關了，有事情請明天來罷。

姪兒 因為來沽酒的，請你開門。

伯母 呀，來沽酒的麼？

姪兒 正是。

伯母 那麼：開門罷。（開門。）

姪兒 （戴著鬼面）噢了罷！噪，噪，……嗱，嗱，嗱！

伯母 呀，可怕呀，可怕呀！這鬼從那裏來的！有人麼？給我

趕他出去罷！可怕呀！可怕呀！

姪兒 呀，呀，你這傢伙，你是個女人身，却在這山邊孤屋裏

獨身住著，有這樣的辦法麼！從頭裏一口咬下來罷！噢

了罷！嗱，嗱，嗱。

伯母 請你饒我這條命！

姪兒 而且你是個無情的東西。先前姪兒來訪問你，你爲什麼

不請他喝酒？以後給他喝酒麼，不給他喝酒麼？將這隻
臂膊咬下了罷！喫了罷！嗑，嗑，嗑！

伯母

下次再來了，請他喝酒，饒命罷！

姪兒

什麼，饒命麼？

伯母

正是。

姪兒

可是，也給我喝酒麼？

伯母

正是，請用罷。

姪兒

酒缸在那里？

伯母

就在這裏。

姪兒

可是，你在這裏，不大好喝。給我到什麼地方去罷！

伯母 是。

姪兒 說什麼是，你不去麼？

伯母 不，我出去。

姪兒 喫了罷，喫了罷！嗱，嗱，嗱！

伯母 我出去，我出去！

姪兒 這真是，女人這東西是個愚物。相信是真正的鬼，那樣

害怕，真是可笑。……喫了罷！嗱，嗱，嗱！……哈，

哈。那麼，喝罷。怎麼的，大約因爲心裏想著要喝要

喝，喝了下去，只覺得冷冰冰的，一點都辦不出滋味

來。再喝一杯罷。現在纔有點覺得了。伯母可惜這個是無怪的。這是好酒。……喫了罷！啞，啞，啞！……哈哈。這總是有點拘束，不大好。這樣的做了，再來喝酒。（取下鬼面，）無論喝多少，總喝不厭的好酒！再喝一杯罷。唔唔，這真是，好喫的酒。……喫了罷，喫了罷！可怕麼，可怕麼？這是鬼哩！……哈哈。這真是，女人這東西是個怪物。但是這個倒也真有點怪異哩。怎麼樣呢？呀，有法子。挂在膝頭上罷。那麼，現在好了。……喫了罷，喫了罷！可怕麼，可怕麼？這是鬼哩！……哈哈。呀，高興起來了。再喝一杯罷。已經

伯母

只勝了一點了。連這個也喝完了罷。唔，好喫的酒。
……喫了罷，喫了罷！

這是真可怕呀！我道是姪兒說的誑話，却遇着真正的鬼了。可是，現在屋裏特別的安靜，或者那個鬼已經去了也難說。且進去看看情形罷。——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道是鬼的。原來是我的姪兒，這真是，這真是可氣的事呀！因為先前不給他酒喝，現在來欺騙我，偷喝了我的酒。呀，好不生氣，好不生氣呀！——喂，喂，你這東西，不起來麼，不起來麼！

姪兒

唔唔，喫了罷，喫了罷！

伯母 你這可惡的東西，你好好的欺騙了我，喝了我的酒呀！

姪兒 請饒我罷，請饒我罷！

伯母 那個壞東西！有人麼？給我捉住了！決不饒恕呀，決不饒恕呀！

這篇也是從狂言二十番中譯出。所云伯母(Oba)本兼指父母的姊妹與父母的兄弟之妻；今姑從原用漢字寫作伯母，不復強爲分別。狂言雖用口語寫成，但係四百年前的話，而且又非江戶地方的言語，與近代的東京話頗多差異；有疑惑的地方承羽太君代爲查考說明，特表感謝。十二月十日附記。

據狂言記卷二和泉流本，結末如下：

姪兒

哦，今年的酒真好呀！喂，你不許向這邊望。你要望，便拏來嚼了！喂，醉了醉了。你靠近這邊，讓我當枕頭好睡覺。

伯母

呀，你不就是姪兒麼？

姪兒

阿呀，慚愧慚愧！饒了我罷！

本篇中插圖係從狂言記中取來，所畫的即是這個場面，與本文所說略有不同，鷺流與大藏流都沒有枕膝而眠這一節。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再記。

立
春
(Setsubun)

鬼，主角
女人
脚色

女

我乃這家裡的主婦是也。今天是春夜，主人往出雲的大社宿山去了，前門後門都插上虎刺的枝，好好的看著家吧。

鬼

「是立春的夜了，
是立春的夜了，

去拾點豆子嚼嚼吧。」（歌調，下同。）

我乃從蓬萊島出來的鬼是也。今夜在日本是稱作春夜，

家家都撒豆子，想趕快往日本去，拾點豆子來嚼。

「離開了蓬萊島，

問前途何處，

一望都是白雲，

一望都是白雲，……

呀，好不辛苦，

好不困倦呀。

信步走來，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已到了日本的土地。」

女 鬼 女

急忙奔走，不覺已到日本。今天格外的困倦，而且肚子也餓了，要討點什麼東西來吃纔好。噲，這里有一人家，讓我去窺探一下看。「噤，噤。」阿噲，阿噲。我真忘記了。今夜是立春，說是蓬萊島的鬼要到來，家家都插上虎刺。我忘記了這個，噤的一下戳了眼睛了。可惱呀。這樣的東西拉去了事。現在好了，讓我叫門吧。請問一聲，裏邊有人麼？

外邊有人叫門。主人今天不在家裏，不能開門。

有點事情，請開門吧。

那麼就開門吧。「呀」的開了，可是這是什麼事，並沒

鬼
有人。大約這又是少年們的玩笑吧。

噲，真奇怪呀。面前站著的人，她會看不出來。現在想到了，這因為我是穿著隱身裝戴著隱身笠的緣故。脫下來吧。請問，裏邊有人麼？

女
又有人叫門。剛纔開了，並沒有一個人。大約是來開玩笑的。不能開門。

鬼
我是近地的人，有點事情，請開門吧。

女
是近地的人，那麼就給開了吧。「呀」的開了，——
阿，阿，可怕呀可怕。鬼來了。近地有人麼？請給我打他出去吧！阿阿，可怕呀可怕。

鬼 女

且住，且住。我是那蓬萊島的鬼，並不是可怕的東西。鬼不可怕，還有什麼東西可怕呢。出去，出去！可怕呀可怕！

鬼

剛纔從島裏來到這里，格外肚餓了。有什麼吃的東西麼？給我一點吧。

女

給你什麼吃，你就走麼？

鬼

一定就走。

女

那麼給你這個。快點走吧。

鬼

這是什麼？

女

這是糙麥。

第

什麼？這是糖麥？鬼的心裏是，不知道吃糖麥——吃糖麥的方法。把牠丟了吧。

呀，呀，多麼罪過！

噲，你在這里是一個人呢，還是兩個人？

一個人兩個人都不關你的事。

不，倘若是一個人，我給你作伴。

阿，阿，說出這討厭的話來了。出去，出去吧。

呀，真是美麗的女人。這樣美麗的女人再也不會有的了。

「阿呀，美麗的女人呀，

女 鬼 女

漢朝的李夫人，

楊貴妃，小野小町，

雖是不看見不得知道，

這樣美麗的女人也會有麼？」

阿阿，看了真是歡喜不過。若是在島裏，那麼就可以搶了去，現在這裏又不好這樣做。阿阿，真麻煩呀，真好心焦。（挨近女人身邊。）

阿阿，可怕呀可怕。出去，出去！可怕呀可怕。

噲，噲。

什麼事？



鬼

女

鬼

把你那小嘴來咬我的下巴頰兒吧。

阿，阿，說出這討厭的話來了。出去！請給我打他出去！阿阿，可怕呀可怕。

「挂了大刀也討厭麼，

挂了小刀也討厭麼，

肩了弓箭也討厭麼？

這正是緣分呀，

底底都，底底都，

肩了弓箭的是很可愛呀！一

（又挨近女人身邊。）

鬼 女

阿阿，可怕呀可怕。又挨近身邊來了。出去，出去！

「來麼，小二郎？」

不來麼，小二郎？

小二郎，明白的說吧。

門前有刺呀有刺，

要刺就儘刺吧，

要刺就儘刺吧。

叢莽中便沒有道路麼，

叢莽中便沒有道路麼？

阿阿，可怕呀可怕。還在這裡麼？出去，出去！

女

鬼

呀，真是心硬的女人呀。這樣的說了還是不理。

「蕭蕭下降的細雨，

西邊晴朗也就住了呀，

單是我的相思

怎麼沒有成就的方法。」

（鬼哭起來了。）

這是怎麼的？那個鬼好像真是想念我，在那里哭哩。我就騙他挈他的寶貝吧。

「怎麼，怎麼，鬼先生呀？

你若真是想念我，

鬼

「請把寶貝給了我吧。」

「噲，你也並不是沒有意思吧。那很容易，那很容易。〔擊著蓑笠，〕蓬萊島來的我，所有的寶貝是，隱身，隱身笠，招寶的小槌：諸行無量，常無量，常無量。這些東西我一裹腦兒都交給你。唔，現在是可以隨我的意了。你到這里來給我敲腰吧。阿，困倦極了。噢，正好時候了。撒起豆來吧。」

「福裏邊，福裏邊，

鬼外邊，鬼外邊！」

（用豆打鬼。）

鬼

這可不行。

女

「鬼外邊，鬼外邊！」

鬼

這是幹什麼？

女

「鬼外邊，鬼外邊！」

鬼

阿阿，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女

「鬼外邊，鬼外邊，鬼外邊！」

狂言是日本古代的一種小喜劇。當初中國的散樂傳到日本，流行民間，後漸用于社廟祭禮，稱曰猿樂，搬演雜藝及滑稽動作。十三世紀以後逐漸變化，受了古來舞歌等文學

影響，成爲一種古劇，及足利時代經將軍的提倡，遂進于文藝，其文詞曰謠曲，其技術曰「能」，卽 *Fenolosa* 所介紹于西洋的 *The No play* 也。猿樂中滑稽的一部分則分化而爲狂言，于兩劇之間演之，使「能」的優人可以乘間更衣化妝，而且莊諧對照，更增興趣，正與英國的「間劇」(Interlude)相似。能樂之劇文詞華美，多用成句，敘述英雄事跡，宣說佛法功德；狂言則用當時的口語，描畫社會上的乖繆與愚鈍。狂言中的公侯率皆粗俗，僧道多墮落，卽鬼神亦被玩弄欺騙，與能樂正反，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純樸而且淡泊，沒有那些俗惡的後味。狂言現存者共約二百八十篇，以和泉流爲最

通行，今所譯一篇係據續狂言記卷五所載，併參考大藏流本。

此篇原名「節分」，所說是日本追儼的風俗。古時模仿中國，扮方相氏于除夕逐鬼，春夜撒豆卽其遺風。東京現在還在舉行，據東京年中行事卷上說，唯幾處神社向存此俗，民間係近來復活者。俗以立春日爲歲始，雖過了年，至立春始云長了一歲，故于前晚追儼。神社中以二人扮赤鬼青鬼，神官執杖譴責，鬼各求恕願歸山去，「歲男」撒炒豆驅鬼，唱道，「福裏邊，鬼外邊！」云云，大家競拾豆子如其歲數；在平常人家只是撒豆唱咒，沒有別的儀式。森鷗外的小

說集涓滴中有一篇追儼，描寫京都的這種風俗。

日本所謂鬼與中國不同，乃是魔鬼，大抵獠牙雙角，據運慶所彫像，脚上只有兩指，並非亡人的鬼魂。這篇的意思並不如宗教的憎女家那樣要說明女人可畏；連鬼也要上她的當，更不是說她的貪癡；這無非寫出她的勝利以博一笑，鬼只是一個障害，障害愈大則勝利的程度也愈大，所以用這個古怪的鬼者即由于此，正如被欺的丈夫一樣，倘若有人以為意在攻破迷信，那未免是認真太過了。十四年一月十八日譯了記。

發 跡
(Nariagarimono)

脚色

主人

僕，
主角

剪
絵

主人

我乃住在此地的人氏是也。平常信奉清水的觀世音，常去禮拜，今天也想去朝拜一番。先叫出用人來吩咐罷。

——噲，噲，有人麼？

僕 隨。

主人 有人麼？

僕 在這里。

主人 叫你出來非爲別事。我平常信奉清水的觀世音，今天也

僕 想去朝拜一回，你看怎樣？

僕 那是最好的事。

主人 那麼拿腰刀來。

僕 腰刀拿來了。

主人 來罷，來罷！

僕 是。

主人 噲，我因為信奉觀世音的緣故，運氣就好起來了。這樣

喜事真是再也沒有了。

僕 正是。

主人 今日朝拜的人格外的多。

僕 是的。

主人 呀，說着話的時候不覺已到清水了。噲，你也來拜一

拜。

僕 是，知道了。

主人 噲，噲，今夜在這里宿山罷。你也留在這里。

僕 是，遵命。

主人 噲，拿著腰刀，不要給人偷去了。

僕 是，知道了。

剪絡 我乃在此地出沒的無聊賴是也。今天清水的朝拜人很

多，特地跑來想發個利市。這裡有很好的機會，讓我來試試罷。——噲，好不高興呀，好不高興！竹竿和腰刀乖乖的換了過來了。真好運氣。趕緊走罷。

主人

噲，噲，人來！天亮了，回家去罷。

僕

好罷。

主人

來罷，來罷！

僕

這真奇了！敢是給人偷了去罷。怎麼辦呢？有了，主人是很容易上當的，讓我巧妙的說來就是了。——

老爺！

主人

什麼事？

僕

昨夜在這里宿山的人很多，在我們近旁大家都談閑天，你聽到了麼？

主人

不，睡著了沒有聽見。說的是些什麼？

僕

一切的發迹的事情，你知道麼？

主人

不，一點不知道。

僕

便是東西變化的事情，顯在眼前，却是不可思議的奇事。第一譬如新婦變阿婆，那是很快的。

主人

這並沒有什麼希奇。

僕

還有山藥變錢，也是一定的，這理由是，大雨落下來，

山地崩了，山藥流到河裏，就變成鰻了。

主人 這樣的事也會有罷。

僕 講著話的時候，願這個也變成本來的腰刀纔好。——老爺，還有澀柿變成熟柿，小狗變成大狗。

主人 這樣的事不說也是知道的。

僕 還有哩。沙彌後來發迹成爲和尚。——願這竹竿也變成本來的腰刀纔好。——噲，還有，田邊的主事有一把什麼爛繩刀，你知道這事麼？

主人 不，不知道。

僕 那把刀從別人看去是一條爛繩，無論丟在什麼地方，大

家走過，沒有人拾去。而且又是名刀，據說非常鋒利。

——怎麼這還不變成本來的腰刀？——凡是人要發迹的時候，他的腰刀會變成各色的東西，聽過這個話麼？不會聽過。這是怎樣的事？

主人 現在有了老爺將要高陞的吉兆了。

主人 那是很可喜的。且說給我聽罷。

僕 且不说罷。

主人 快點說來。

僕 老爺叫我拿著的腰刀現在變成別的東西了。

主人 變成什麼了？

僕 變成一枝青竹竿了。

主人 真是荒謬絕倫的事。你把腰刀給人家偷去了，沒有話可說，這樣那樣的胡扯。

僕 並不是這樣。的確變成了竹竿了。

主人 還要強辯麼？滾出去！

僕 是。

主人 哇！

僕 噎！

此篇據續狂言記譯出。

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花
姑
娘
(Hanako)

脚色

爵爺，主角

夫人

僕，原稱太郎冠者

爵爺

有人麼？

僕

是，來了。

爵爺

近來不到花姑娘那里去，恐怕她會疑心我變了心吧。

僕

正是。

爵爺

今天晚上我要去看花姑娘，有一件事想託你，你肯聽我

麼？

僕

老爺真是太客氣了。有什麼事，只管請吩咐吧。

爵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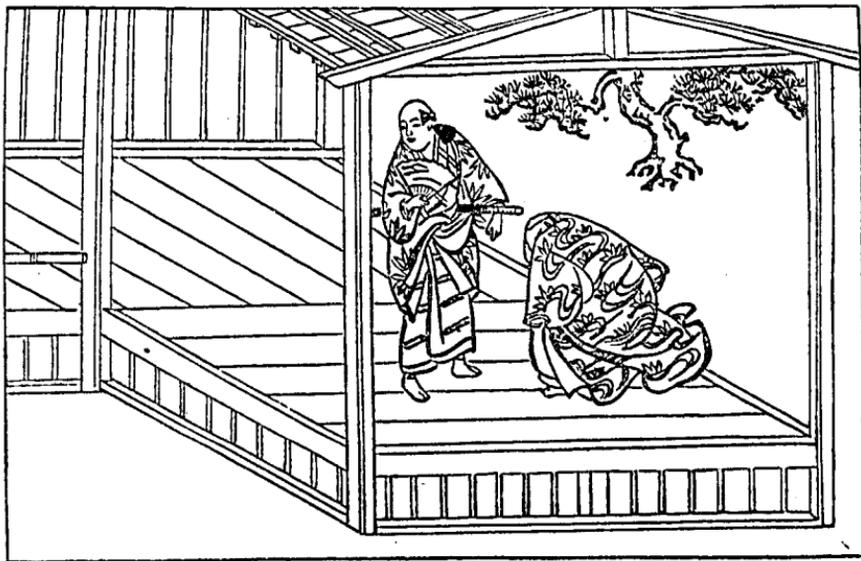
啊，好極了。實在並不是別的事情，我騙那裏邊的羅刹，告了幾天假。我說七天之內因為要坐禪，叫她不要前來。我用了種種的話騙她，總算答應了，現在想趕到花姑娘那里去，散一散這多少天的氣悶。你披上這件坐禪衲，等到我回來為止，替我在這里打坐。倘若羅刹出來，無論說些什麼，你只搖頭，千萬不要開口。好好用心，不可露出馬腳來。奉託奉託。

僕

這可有點為難。萬一露了出來，夫人會把我打死的。這一層怕不行。

爵爺

唔，不行？那麼你不怕我，只怕夫人麼？跪好了，砍了



吧！

僕 請等一等。自然是老爺比夫人更可怕呀。無論怎樣我都遵命。

爵爺 真的麼？

僕 一定一定，那里會假呢？

爵爺 好吧好吧。我因爲一心想去看花姑娘，所以這樣說了嚇你一下罷了。那麼，一切都奉託了。噲，裏了這坐禪枱試一試看。且看樣子怎麼樣。好極好極。我去了，早早的回來。千萬不要開口。再會再會。我早早的回來。

僕 老爺，老爺，請早點回來。

爵爺 唔，你放心吧。

僕 老爺，老爺，很對不起，到了花姑娘那里，請傳言一聲
問候那邊的紅梅。

爵爺 行，行。下次帶了你去和紅梅相會，你高高興興的等著
吧。

僕 多謝多謝。

爵爺 妙呀妙呀。趕緊去看花姑娘去吧。

夫人 我家的老爺說七天之內要去坐禪，來告了假，併且連湯
水都不喝，真是可笑。坐禪的時候，叫我也不要去訪

問，但是實在忍耐不住，不免來窺探一下。啊，啊，裹著坐禪衲，多麼不舒服。——哈，這樣年青的人，要什麼經呀典呀的。這樣簡直是會要了你的命的。吃一點什麼東西吧？這是什麼怪樣子，什麼也不說，只是搖頭。不會有不願意的事的。把這衲去了吧。我一定要把牠拿開。

僕
呀，完了完了。請饒恕我吧。

夫人
怎麼？我道是老爺，你怎麼來坐在這裏？呀，好不生

氣！老爺往那里去了？你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

僕
唉，說，說。性命要緊呀！說，說。

夫人

快說快說！呀，好不生氣！

僕

老爺往花姑娘那里去——

夫人

嘿，你也說花姑娘麼？

僕

不，——往花婆娘那里去了，叫我披著坐禪衲坐在這

里，我種種推托，他拔出刀來說要砍了。若說不願，就要被砍了，沒有法子，所以這樣的坐著。並不是我要這樣做，請饒命吧。（哭。）

夫人

那麼是說你不願意，因為要砍了，沒有法子纔這樣做的麼？

僕

正是這樣。

夫人

這也難怪。現在我也有一件事想託你，你肯聽麼？

僕

說那里話。夫人的吩咐，我就是性命也願意捨掉的。

夫人

好極了。那麼你把坐禪衲給我披上，裝作你那樣子。

僕

這可有點不成。老爺回來了，一定會把我殺掉的。請饒

了我這個吧。

夫人

你這傢伙，只怕老爺，不怕我麼？那麼，打死了罷

僕

唉，披吧，披吧。性命要緊呀！披吧。

夫人

快點給我披上了。噲，冠者，很像老爺的模樣麼？

僕

同老爺一模一樣。

夫人

好吧。你往上京的伯母那里去吧。看老爺高興的時候，

僕

再差人去叫你來。現在快點走吧。

是。等到事情了結的時候，請差一個人來。——呀，真
遇見了倒霉的事情了。現在趕緊往上京去吧。

僮
爺

（披著女衫，折裙，散髮，唱著小調走出來。）

「綿綉的衣帶解了，

好不動人憐惜呀。

柳絲似的紛亂的芳心，

叫人怎能忘懷？」

「遠遠的送了來，

回顧人影站著的方向，

只見細細的月牙兒

留在天際，

阿呀，好不難捨呀！」

哼，太是高興了，獨自唱起歌來了。太郎冠者一定不耐煩的等著吧。我趕緊回去，也叫他好高興起來。唉，人總要做人家的主子。——你看他聽了我的吩咐規規矩矩的坐著哩。噲，太郎冠者，現在回來了。爲什麼不則聲？可憐不很舒服吧。但是，你也應當高興；一會見，就問起你的事哩。我順便把當時的情形講給你聽了吧。

我走到的時候，聽得裏邊一點沒有聲息，覺得有點奇怪，偷偷地走近前去，探聽裏面的情形，聽見花姑娘的聲音說起話來了。她說道，

「燈光暗暗的，

正是寂寥時節，

敢是郎來也？」

我想這真是慚愧，輕輕的敲簷下的板門，這時候她又說了：

「正是流言傳播的時節，

又有誰來扣我的柴門？」

于是我就答歌道，

「下雨的夜裏，

誰又會冒雨而來呀。

問道是誰，

難道還等着誰麼？」

花姑娘便從裏邊出來，拉了我的手，引到內房裏，「啊呀，這樣的雨天，難得到這里來，先把外衣脫了吧。」拿出衣服來給我換了，隨後共訴衷曲，且歌，且舞，不久早鴉就叫起來了。似乎不到半個時辰，早鴉就叫了起來。我說要告別了，其時花姑娘說道，

「這里是山陰，

是樹林下，樹林下，

月夜的烏鴉是常叫的，

不如且睡罷，

這還是半夜的時分。」

她雖然這樣說，天却已亮了，人也已出來了。我又說要
走，花姑娘却說出平常沒有問過的話來，她說，「我想
看一看尊夫人的容貌。」我就把羅刹的尊容做了一首小
調回答她說，

「看過人家的妻，

再看我的妻，
再看我的妻，
好像似深山裏的瘦獼猴，
給雨淋透了，
踢作一團的樣子。」
她聽了哈哈的笑了。還有這件衫子是花姑娘給我的紀念品，給羅刹看見了不會有什麼好事的。收了起來罷。
「捨又捨不得，
藏起來時只增個記念，
朝夕不離的留在身旁，

只落得日後追思，

徒洒相思淚，

好不悲傷呀——

沒有法子，就給了你罷。收好了，不要給那羅刹看見。

揭了這個坐禪衲。讓我來代你坐吧。

什麼不要給羅刹看見！你真坐的好禪！

呀，這是怎的！

沒有什麼怎的不怎的！

請饒恕我罷！拜懺，拜懺。

那里去？我不答應你，我不答應你！

夫人

夫人

爵爺

夫人

爵爺

夫人

這一篇見狂言記卷五，係和泉流本，原名「花子」，本擬沿用，唯因此二字在漢文亦有意義，容易相混，所以改用現在這個名目。

「冠者」係古代僕人之稱，照次序稱作太郎冠者（*Taro kwaja*）次郎冠者（*Jirokwaja*），猶云老甲老乙，因無適語，故仍其舊。

「羅刹」本云「山神」（*Yamanokami*），係呼妻之嘲笑詞，大抵含有妬婦悍婦的意思。

「正是流言云云」一首語意雙關，至不易譯，原文如

下 ..

“Irodo na no tatsu orifushi ni

Tasoya tsumado o kirigirisu?”

Irodo 意云本來正是，又可訓作灶馬；Kirigirisu 本係蟋蟀，此處借用作戛戛叩門之意。這種雙關的言辭的遊戲在日本韻文中是常喜用的，但在翻譯上便決不可能，現在只留存其第一義而已。

狂言重在演作，文句只是一種台本，唯因滑稽之輕妙，言辭之古樸，在後世看來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了。譯文雖勉欲保留原本的趣味，却終于不很成功，今將狂言記木刻插畫

轉載在這裡，聊示本來質素之致，與中國的小丑戲迥乎不同。近時有山口蓼洲的狂言百番出版，上卷中花子一幅尤有精采，唯因係三色板，惜不能複製轉載也。十四年二月十日記。

偷孩賊 (Konsubito)

賊，
主
角

主
人

乳
母

脚
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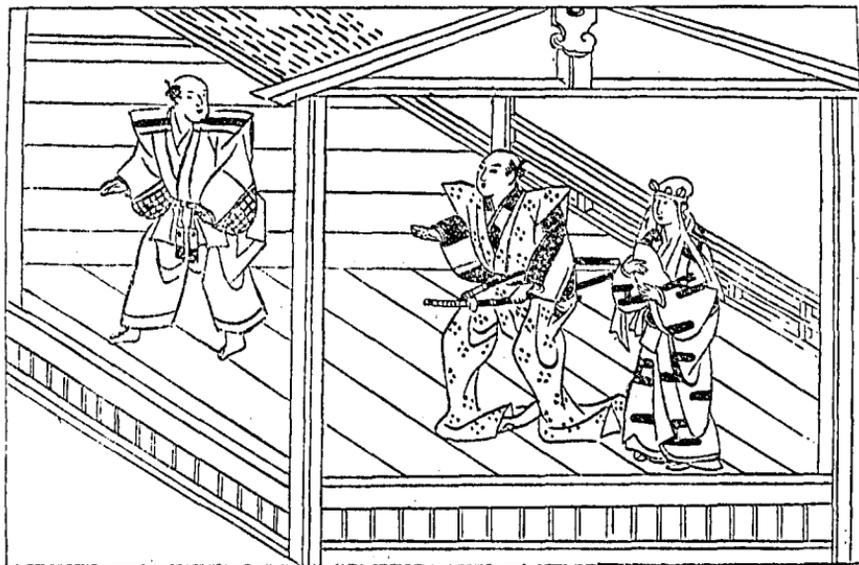
乳母

好呀好呀，睡著了。把他抱到房裏去睡吧。好了，真好喜歡，已經放他睡在牀上了。且趁這一忽兒的時光慢慢地喝茶去吧。

賊

我乃近地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博徒是也。近來同老夥計們試手，運氣不好，接連的輸，金銀不必說，連女人的衣服都輸完了。照這個樣子真是沒有法子可想。因此却想到一件事情。這裏有一位名叫某老爺的有錢的人。他家

裏很有些金銀錢米，今夜想混進去，掣點什麼東西來，再去賭一下輸贏，翻過本來。現在慢慢的動手去吧。（行介。）唉唉，人家規勸的時候住了手豈不很好，那時只想贏他過來，胡里胡塗的賭下去，弄成這個樣子。噲，走了一程不覺已經到了這里了。天已暗下來了，不很看得明白，這大約已經修理過，煥然一新了。可是從正門是進不去的，轉到後門去吧。但那牆却又是不好對付。總之，只好來爬這座牆。不知道這跳不跳得過去？唔，唔。——好了，好不喜歡，這牆已經跳過了。這里還有籬笆。把他挖破吧。「悉索悉索悉索！」噲，完了！有



人聽見了吧？不會聽見，人也沒有出來。運氣，運氣！且鑽過籬笆去吧。唔，鑽過去了。開了這廊下的門，就是內房。那麼開門吧。「嘎拉嘎拉嘎拉！」噲，裏邊點著燈，大約晚間有來客吧。沒有人聽見這聲响吧？似乎沒有人聽見。好呀，好呀，攏著這些好東西：風爐，茶壺，茶碗，茶葉瓶。這真都是很好的東西。只要拏一件去，就夠做資本了。呀，這里有一件女衫。這是再好也沒有東西。前幾天因為把女人的衣服都輸去了，她特別的不高興。把這衫子偷去給了她，她一定會喜歡起來吧。且把這個偷了去吧。——這是怎的！有一個小孩睡

在這里。唔唔，乳母這東西都是很壞的，她一定把小孩放在這里，自己却往什麼地方玩笑去了。呀，呀，好個可愛的小孩！伸出手來了！你要抱麼？且抱他一會兒吧？噲，來吧！抱上了，抱上了！好呀好呀，真好小孩！你會玩什麼技藝麼？會搖頭麼？「搖頭，搖頭，搖頭！好呀好呀，會搖頭哩！還有別的技藝麼？」「細眼，細眼，細眼！」也會做細眼哩！你這孩子真是個才子，爹媽一定很是喜歡吧。噲，怎麼裝起哭臉來了，可不是因為我的笑聲太大了，吃了一驚麼？那麼，且來哄他一哄吧，把他騎在肩頭吧。「對面老爺家裏的小狗

兒，眼睛還沒有張開，小狗小狗小狗兒！」那麼且來逗他笑吧。「呵，肢革革肢革！」唔，現在他又高興了。

乳母

把小少爺放在房裏睡著，現在去看一看來。——這是怎的！有賊進來了。老爺在麼？有賊進來抱著小少爺呢！什麼？有賊進來了麼？知道了！叫人去守住前門。——在什麼地方？一下子砍死他！

主人

乳母

呀，危險危險！請等一等！

賊

噲噲，我並不是賊。我是來參觀尊府的。

主人

你還要說這樣的話！砍了完事！

乳母 不行不行，小少爺危險，小少爺危險！

主人 連小孩砍了！

賊 真是要砍，請從小孩砍起！來，砍吧砍吧！

主人 不砍會要跑了。決不饒你，決不饒你！

乳母 呀，呀，這是怎的？他丟下小少爺就逃跑了。——怪可

憐的！到這里來，到這里來吧！乳母給你吃奶。呀，怪可憐的！不要因此引起驚風纔好呢。

紹明兄：

紀念刊的稿子已經豫約了三個月，到現在日期已迫

總急忙的寫，等于未曾豫約。我近來愈覺得自己的空疏，對於一切研究批評都不敢下手，自己又別無什麼意見可說，所以覺得作文是一件難事。——在燕大周刊上又不好像在別處的胡說亂道，所以愈難。現在只好譯了日本續狂言記裏的一篇，聊以塞責。這雖是中古的喜劇，沒有什麼大意思，但也還好玩，或者還足供研究中國古劇者的參考。這篇裏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愛的賊，令人想起西班牙伊班涅茲的短篇「意外的利益」（見現代小說譯叢）。十四年三月三日，作人白。

柿頭陀
(Kakiyamabushi)

脚色

頭陀，
主角

柿主人



頭陀

「法螺也不擊的頭陀呀陀頭，

一路上還只是吹些牛皮罷。」

我乃出羽的羽黑山來的一個初出山的頭陀是也。近來在大峯，葛城朝拜修行，現在正要回本地去。且趕緊歸鄉去罷。誠以我等一派宗徒，入野入山，難行苦行，捨身之行之人，還能照例地安然回到本鄉，這真是很大的幸事了。——今天早晨一早動身，嗓子覺得特別的乾

了，不知近地有沒有茶館。開水也好，茶也好，真想喝一口。唔，那邊望過去紅紅的是楓葉麼？是什麼呢？

噲，那是什麼東西？仔細看來原來是些柿樹。唔，唔，正熟得好呢。拏牠一個，冷冰冰地吃下去，口乾一定會止了罷。怎樣想法摘一個下來纔好。先用石子丟上去，試牠一試罷，能打中了就好。呃！打不著。再打一下看。呃！過去了。這樣是得牠不到的。怎麼辦呢？唔，用這個刀撥牠下來罷。呃，呃！這個也夠不著。噲，怎麼辦呢？——有了，幸而這里有一段樹根。從這里爬上去罷。可是，不知道有人沒有。恰好沒有一個人看見。

主人

那麼上去罷。有這個湊巧的樹根，真是運氣。呃，呃！好呀，同從下邊望上來的時候迥不相同，真好柿子。吃那一個呢？唔，吃這個罷。唔，這真好柿子。那麼吃罷。唔，這柿子好甜！現在再吃那一個呢？唔，吃這個罷。這又是特別的好。

我乃近地人氏，今天想去一看田地，故而外出。現在且慢慢的走去罷。世間有田地的人雖然很多，就中像我的田地那樣收成好的却是沒有，所以大家無一不加稱贊。唔，說著話時不覺到了我的田地了。唔，長的多麼好呀！柿子也漸漸著色了，這幾天裏就想來摘取。

頭陀

這個很澀。呸，呸！

主人

奇怪奇怪。——這是怎麼的！那里來的頭陀，爬上柿樹去在那里吃柿子哩！怎麼辦呢？真真可惡！有了，我有辦法了。

頭陀

再吃一個清一清口罷。吃那一個呢？這個還不錯罷。

主人

哼，哼，不見得是怎麼樣了不得的人。且種種的戲弄著玩罷。——呀，奇怪。風也沒有吹，柿樹却在搖動，莫非有什麼鳥類畜類定在上面。唔，難怪牠搖動，原來有一隻大老鵝定在樹上呢。老鵝這件東西是喜歡熟柿的，來吃倒也是當然。可是老鵝這東西又是很會叫的，

看他叫不叫。要叫了罷，要叫了罷！哼，你不叫，我有辦法。噲，拏那張弓來！只要一箭射這廝下來。

頭陀
說我是老鵝哩。真可惡的傢伙！現在却似乎不能不叫罷。

主人
要叫了罷，要叫了罷！

頭陀
呱·呱，呱！

主人
「呱，呱，呱！」哈哈！那麼真叫了。人同老鵝都分辨不清地「呱，呱，呱！」哈哈！叫得真好，叫得真好！這樣的老鵝，讓我轉到前面去，仔細地看他一下子。——這是怎麼的！我以為是老鵝，原來是一匹大毛

猴。這一定是從樹梢上盤過來的罷。但是猴這東西是要

捉跳蚤，不老是靜坐著的，且看他捉不捉。

這是怎麼的！又說我是猴子哩。真真叫人生氣。

主人

要捉跳蚤了罷，要捉跳蚤了罷！

頭陀

怕不捉跳蚤是不行的了。

主人

阿阿，捉了捉了。現在那一隻手也就要捉了罷。阿阿，捉了捉了。哈哈。可是猴子見了人總是露出牙齒恐嚇人的，看他嚇人不嚇。要嚇了罷，要嚇了罷！哼，你不嚇，擊那長矛來，只一下刺了完事。

頭陀

怕不嚇是不行的了。真叫人為難。

主人 要嚇了罷，要嚇了罷！

頭陀 嘎，嘎，嘎！

主人 「嘎，嘎，嘎！」哈哈。啐。真好玩極了。人同猴子都分辨不清地「嘎，嘎，嘎！」哈哈。剛纔的猴子叫得好，叫得真好！這樣的猴子，讓我轉到後面去，仔細地看他一下子。——呵，這是怎麼的！常言道，「夜看，遠看，笠下看，」就是說這樣的事罷。我以爲是猴子，原來是一匹強健的鷹。

頭陀 又說我是鷹哩。真真叫人生氣。

主人 可是鷹這東西是要理羽毛的，且看他理不理。要理了

罷。要理了罷！

頭陀 怕不理羽毛是不行的了。

主人 噲，理了理了。但是還要伸翅膀的，看他伸不伸。要伸了罷，要伸了罷！哼，你不伸，我有辦法，我去拿了長刀來，把他剝成肉醬。

頭陀 怕不伸是不行的了。

主人 要伸了罷，要伸了罷！——阿阿，伸了伸了。現在那邊的翅膀也就要伸了罷。阿阿，伸了伸了。哈哈。真伸得好，真伸得好！這回，要抖身子了罷。

頭陀 怕不抖是不行的了。

主人 阿阿，抖了抖了。如今該是叫喚了飛去這一節了，看他

飛不飛。要飛了罷，要飛了罷！

頭陀 這是怎麼的！怕不飛是不行的了。真叫人爲難。

主人 且來鼓噪一下子罷。要飛了罷！要飛，要飛，要飛了。

睛，要飛了罷！要飛，要飛，要飛了。

頭陀 啤——呵羅呵羅，啤——呵羅呵羅。——阿晴晴，痛

呀，阿晴晴。

主人 哈哈哈。——呀，老師父，從那個高樹上跳了下來，沒

有跌壞了腰麼？

頭陀 噲，你這傢伙，什麼事？——呀，你這可恨的東西，把

這尊貴的初出山的頭陀比作種種的鳥類畜類，末了還說是鷹。本來聽說頭陀修行的結果也會變成鷹，因此我想或者已經變了也未可知，從那個高樹上飛了下來；你叫還沒有生好羽翼的人飛下來，跌壞了腰骨，現在你就帶他回去給他調養。

主人

不知是那里來的頭陀，爬上樹去吃了我的寶貝柿子，跌壞了腰還要我帶去調養，那里有這樣的道理。

頭陀

沒有這樣的道理！我不比別的頭陀，可以由你戲弄！

主人

實在，對於初出山的頭陀是不要多事爲妙。現在趁早回家去罷。

頭陀 噲，噲，那個傢伙！

主人 什麼事？

頭陀 往那里去？

主人 回家去。

頭陀 這里來！

主人 什麼事？

頭陀 照剛纔所說，帶我回去調養。

主人 照剛纔所說，沒有給你調養的道理。

頭陀 沒有這個道理！現在立刻就顯本領給你看罷！

主人 誰顯本領？

頭陀 我顯，憑了這些年月的法力。

主人 法力也要看人。像你的法力還是收起來也罷。

頭陀 真的麼？

主人 真。

頭陀 實在麼？

主人 實在。

頭陀 一定麼？

主人 一定。

頭陀 不要悔，漢子；不要悔，你！

主人 說的什麼事？我要請教。

頭陀

凌台嶺之雲，積年行之功者，千有餘日，託身命于熊野權現大神，執行祈禱，那能無奇跡出現？——波羅唵，

波羅唵，波羅唵！

主人

哼，不說這些廢話，我也想趁路還不黑的時候趕回家去。——噫，這是莫名其妙的事。像我這樣健步的腳，儘走也走不上去，原是不會有的，這真是怪事了。

頭陀

「橋下的菖蒲，是誰種的菖蒲？」

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上大人，孔乙己。

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主人 這真是倒眉極了！

頭陀 立刻就咒你倒退回來。——波羅唵，波羅唵，波羅唵！

主人 呀，呀，好不懊惱呀！

頭陀 現在背了回去！

主人 （打倒頭陀，）你且慢慢地坐在這裏罷。——呀，好了

好了。（逃去。）

頭陀 噲，噲，把這個尊貴的初出山的頭陀這樣地作踐了，逃到那里去！有人麼？給我捉住！决不饒恕呀，决不饒恕呀！

這一篇據狂言二十番譯出，係鷺流原本。狂言全集卷三中所收係和泉流本，並附有大藏流本，詞句繁簡不同，比較看來覺得都有點不及鷺流，所以不取。此篇原名柿山伏 (Kaki-yamabushi)，山伏是一種僧侶之稱，伏處山野，修煉法術，又稱「修驗者」，今譯爲頭陀。

「夜看，遠看，笠下看，」係古代俗諺，謂在此時不易看清，便愈覺好看，據諺語大辭典引倭訓栞云，與歐陽公句「紅粉尤宜燭下看」大意相似，但此處只是說看不明白而已。山伏會變成鷹云云，也是當時的俗說。

「上大人孔乙己」原本係五十字母歌訣的首二句，不能翻譯，姑以趣味相近的這兩句話替代，雖然千字文的「天地玄黃」或者在性質上更爲近似。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記。

雷公 (Kaminari)

脚色

醫生

雷公，
主角



醫生

「一點藥材都沒有的庸醫呀庸醫，
只有黃連是我的幫手罷。」

我乃住在京都的一個庸醫是也。向來給各色人等診察方脈，無奈總不得法，今天想去投奔他處，所以出來。現在且慢慢地前去罷。在這樣天下太平的時代，醫生中間這個那個地有好些有名的大夫，像我們這樣不中用的東西，除了投奔別處去行醫之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呀，

說著話時不覺已經來到曠野，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噲，噲，叫作什麼？唔，這是播磨的印南野。的確是曾經聽見過的地方。呀，忽然陰暗下來了。阿阿，變成可怕的樣子了。這是怎麼的？下起雨來了。阿阿，那是很窘的事。而且，還嚮雷哩！須得避一避雨纔行。怎麼辦好呢？

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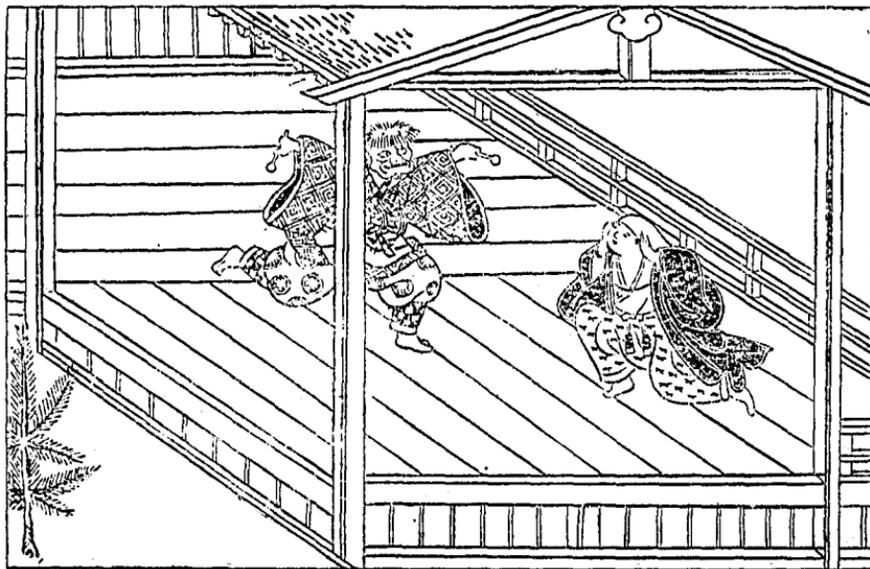
骨咚，甸甸，甸甸！

醫生

阿，可怕呀可怕！平安，平安！

雷公

阿晴，阿晴！呀，痛呀，痛呀！阿晴，阿晴！噲，噲，噲，噲，噲，噲！呀，痛呀，痛呀！阿晴，阿晴！噲，噲，噲，噲，噲，噲！腰骨結結實實地跌折了。不能再上天去，近地也沒有



株樹。——唔，什麼東西蹲在這裡！噲，在那裡的是什麼東西？

醫生
是人。

雷公
人裏邊是何等樣的人？

醫生
我是一個庸醫，要去投奔別處，走過這個野坂，因為雷響得特別厲害，怕極了，所以蹲在這裡。

雷公
什麼？是庸醫？

醫生
正是。

雷公
我乃是雷公，不知怎地踏失了腳，落在這裡，把腰骨跌折了，連站也站不起來，請你給我醫治一下子罷。

醫生 是。可是很對不起，向來只是醫過凡人，雷公的治療却

有點爲難，所以請你原諒我罷。

雷公 吹，不醫麼，掐死他！

醫生 呀，那麼，醫罷醫罷。請饒了我的命！

雷公 唔，那麼給我醫罷。

醫生 那麼，先要診一診脈。

雷公 診脈罷。——這是怎的，這是怎的？

沒有什麼。凡是下界凡夫，照了左右兩手的脈，分別心肝脾肺腎命門各部，你是天上的神，這叫做頭脈，是在頭上把脈的。

雷公 原來如此。

醫生 你這回跌了下來却是難怪。你的老病是中風，所以跌下來的罷。

雷公 你這樣精通脈理，真是高明之至：我平常確是有點中風病的。

醫生 看去正是這樣。

雷公 那麼趕緊給我醫治罷。

醫生 是。但是這是野坂裏，沒有煎藥的設備。我也會打針的，現在也可以不吃藥，還是打一針罷。

雷公 這倒也可以。你給我早點醫好，可以就上天去。

醫生 知道了。——「拍，拍，拍！」

雷公 阿晴，阿晴！痛呀，痛呀！阿晴，阿晴！

醫生 說是雷公，那里會這樣不中用的。一點兒的痛請你忍耐一下罷。——「拍，拍，拍！嚓！」現在怎樣？

雷公 唔，現在似乎好一點。

醫生 那麼，現在要打橫針了。

雷公 好罷。可是，請你給我打得不痛一點。

醫生 只要一忽兒就好了。請你忍耐一下罷。——「拍，拍，拍！」

雷公 阿晴，阿晴！呀，痛呀，痛呀！

醫生 噲，針要彎了。請你忍耐一下罷。——「啐嚓！」現在怎樣？

雷公 好得多了。

醫生 那麼，現在腰裏打針了。

雷公 可是，請你輕輕地打罷。

醫生 請你忍耐一下罷。「拍，拍，拍！」

雷公 阿唷，阿唷！呀，痛呀，痛呀！阿唷，阿唷！

醫生 「拍，拍，拍！啐嚓！」現在怎樣？

雷公 已經很舒服了。

醫生 恭喜，恭喜！

雷公 你的醫道真是高明之至。我的同僚裏也有中風病的人，也想請你醫治一下。

醫生 叫我醫治一下，本來倒是就可痊愈的。

雷公 現在我想送你一點看資，但是此刻什麼都沒有：怎麼辦呢？

醫生 多謝多謝。你的病痊愈了，這是很可賀的事，謝禮什麼是無須的。

雷公 可是我總想給你點東西，——這個鼓槌給了你罷。

醫生 不，這個鼓槌於我沒有用處，是用不着的東西。

雷公 那麼，給什麼呢？給你這個鼓罷。

醫生

我領收了這個鼓，倒反叫我爲難。

雷公

可是，我總想送你一點禮呢。怎麼辦呢？那麼你有什麼願望，說出來罷。我給你如願。

醫生

那麼，我說了。我是在鄉間來往過日子的人，倘若你肯保佑，在天晴了好的時候天晴，在雨下了好的時候下雨，沒有旱災水災，使五穀成熟，那我就很感激了。

雷公

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樣保佑幾年呢？

醫生

請你保佑三千年罷。

雷公

不，不。三千年是很長的時期，我保佑三年罷。

醫生

下界的三年太短促了，請你保佑一千年也罷。

雷公 不，不。一千年也還多。那麼，就保佑八百年罷。

醫生 多謝多謝。那麼就請你保佑八百年罷。

雷公 我保佑你沒有旱災水災，五穀成熟，你也富貴榮華，延年益壽。

醫生 那更是感謝之至。

雷公 就上天去了。

醫生 再見了。

雷公 雨暘及時，

八百年間沒有水旱之災。

「你可不是天醫轉世麼。」

稱贊這治愈中風的醫生，

說是太醫院的院長，

雷公上天去了也。

雷公

骨疼，骨疼！

醫生

平安，平安！

這一篇從狂言二十番中譯出，係鷺法狂言之一，較和泉大藏諸本更有趣味。牠的好處在能把威嚴凶猛的雷公寫得稽滑可笑，却是古樸醇厚，沒有一點惡俗氣，這正是中國人所不能及的了。七月一日。

工東噹 (Dobukachiri)

脚色

盲人甲，勾當職樂師，主角
盲人乙，侍者
行人



盲甲

我乃住在此地的勾當是也。先叫菊一出來，有話商量。

——菊一在家麼？

盲乙

啞。

盲甲

在麼？

盲乙

是，在這里。

盲甲

叫你出來非爲別事。這幾天老是坐在家裏，覺得無聊，今天想到什麼地方去游玩一回，你看怎樣？

盲乙 我本來就想這樣說的，現在先吩咐出來了，那是再好不

過的。

盲甲 那麼，就要出去，你把酒筒預備好了。

盲乙 噠。——酒筒預備好了。

盲甲 那麼去罷。噲，噲！這裡來，這裡來！

盲乙 噲。

盲甲 噲，你看怎樣？這樣地我出去游玩，旁人看了或者要覺得好笑，但是換一個地方，也覺得愉快，可不是麼？

盲乙 是。未必有覺得好笑的人，請你不必勞心，隨意游玩的好。



盲甲 呀，說著話時覺得四面很是冷靜了，這好像已經是野外了。

盲乙 這實在好像是野外了。

盲甲 噲，想到現已來到寬闊的地方，不覺心裏很是舒暢了。

盲乙 正是，這是有趣起來了。

盲甲 我早想告訴你一句話。你老是唱一點小曲和詞調，總不是事，練習點平家物語或者倒是好的罷。

盲乙 我本來就想這樣請求，現在先吩咐出來了。倘若肯賜指教，那是萬分感謝的。

盲甲 那麼，幸而周圍似乎沒有別人，就說一節給你學習學

習罷。

盲乙

那是萬分感謝。領教罷。

盲甲

「且說一之谷的地方既然打了敗仗，各人都想得命，拼命的廝殺，有的削下了脚跟踏在地上，有的打落了下巴，撲在懷中。因為是一場混戰，大家抬起脚跟來貼在下巴上，掙了下巴去墊在脚跟下：奇哉怪哉，脚跟上長出胡鬚，下巴上畢剝畢剝地裂開了二三百條的皴坼！」

盲乙

好呀，好呀！這真是，實在是難得聽的曲調。

盲甲

那麼去罷。噲，噲！這里來，這里來！

盲乙

噲。

盲甲 世上雖然也有說平家的人，却沒有什麼好手，你要努力練習纔好。

盲乙 總當努力學習，請你指教。

盲甲 將來我如陞了檢校，我替你設法補勾當的缺罷。

盲乙 那更是多謝了。

盲甲 呀，特別聽見水響，好像是河邊了。

盲乙 是，好像是河邊了。

盲甲 這須得渡過去。怎麼辦呢？

盲乙 那麼怎麼辦纔好呢？

行人 我乃此地人氏是也。有事情要往山的那邊去，現在趕快

去罷。——呀，那裏有兩個瞎子似乎正要渡河。且看他們怎樣地做。

盲甲

噲，噲，先投一顆石子試試深淺罷。

盲乙

噲。——呀，呃！「工東！」

盲甲

噲，噲，這裏好像很深。

盲乙

是，這裏好像深得很。

盲甲

到那邊投一顆試試罷。

盲乙

噲。——呀，呃！「噲！」

盲甲

這似乎還淺。

盲乙

是，這似乎很淺。

盲甲 那麼渡過去罷。噲，噲！這里來！這里來！

盲乙 不，不，請等一等。

盲甲 什麼事？

盲乙 讓我背了你過去。

盲甲 不，不。那可以不必。你跟著我渡過去罷。

盲乙 不，帶我出來，就是爲這樣的時候，要用著我。神佛保佑，還是讓我背過去罷。

盲甲 不，不，你的眼睛也看不見，倘若有了意外那怎麼好。大家拉著手渡過去罷。噲，來罷，來罷！

盲乙 不，平常服役，就是爲這樣的時候，要用著我。請讓我

背過去罷。

盲甲 既然這樣的說，那麼就勞你背過去罷。不過現在要預備一下子，你也走到這里來預備好了。

盲乙 噓。

行人 呵，瞎子這東西倒是很乖巧的，投顆石子試試水的深淺。碰巧遇見了這件事。我便勞他背過河去罷。

盲乙 請你好好地扶住了。那麼就渡過去罷。呃，呃！水要深纔好呢。呃，呃！已經好好地背過來了。沒有什麼意外，那是很可慶幸的事。

行人 呀，這真是可喜的事。今天不意地碰見了好運氣。

盲甲

菊一，預備好了沒有？菊一，菊一！這是怎麼的！菊一
走到那里去了。菊一，菊一！噲，菊一！

盲乙

噯！

盲甲

什麼噯！怎麼不背我過去呢？

盲乙

剛纔已經背過來了。

盲甲

什麼背過來了？我正在這里等著，還沒有背過去哩。你

好像獨自渡過去了。

盲乙

你也已經來到這邊哩。

盲甲

什麼已經來到這邊？這真是，討厭的東西！快點滾到這
邊來罷。

盲乙 咦，這真莫名其妙了。呃，呃！——那麼請背上罷。

盲甲 好好地背著走。

盲乙 那麼渡過去罷。呃，呃！這好像是有點深哩。

盲甲 給我好好地背著走。

盲乙 呃，呃！這是怎麼的！深呀，深呀，深呀！——南無三寶！

行人 噲，噲，這真是有趣的事，——阿，這可是對不起了。

盲甲 這個真是，出了很討厭的事情了。身上都弄濕了。正因

爲這個我本來就說不要背的，——

盲乙 這真是，很對不起了。我替你絞一絞衣服罷。我也是很

盲人
小心地走著，可是腳下一絆便跌倒了。這要請你饒恕。
偶然的過失，也是沒有法子的。那個酒筒並沒有什麼

罷？

盲乙
不曉得怎麼了。——呀，酒筒沒有什麼。

盲甲
覺得有點冷了。先喝一杯罷，把牠倒出來。

盲乙
噓。

行人
真好運氣！喝他一杯。

盲乙
那麼倒出來罷。「骨都，骨都！」

盲甲
這倒似乎很不少，喝下去連寒氣也會不覺得了罷。

行人
這個，真好味道！

盲甲 菊一，怎麼不倒？

盲乙 剛纔已經倒了。

盲甲 彷彿是倒了的樣子，可是一點都沒有。

盲乙 這莫名其妙了。剛纔倒了酒的，——那麼再倒一杯罷。

盲甲 噲，噲，早點倒罷。

盲乙 是。「骨都，骨都！」

行人 再喝他一杯罷。一杯來了，那麼喝罷。這個，真是好酒！

盲甲 這似乎還不少，你也喝些。

盲乙 那麼我也喝罷。「骨都，骨都！」這個，這是好酒！

盲甲 噲，菊一，怎麼不倒？

盲乙 呀，剛纔已經倒了。

盲甲 彷彿是倒了的樣子，可是一滴都沒有。這一定是不給我喝，却獨自偷喝了。

盲乙 噲，你也沒有勾當身分，這樣卑鄙地只願獨自喝酒。恐怕倒是你喝了說不喝。

盲甲 你這討厭的東西，不但不給人家酒喝，還誣賴人喝了說不喝。這些廢話不必多說，還是再倒一杯來罷。

盲乙 是。——已經沒有了。

盲甲 什麼？沒有？

盲乙 正是。

行人 噲，噲，這真是有趣的事，弄點手脚讓他們吵起架來罷。

盲甲 阿晴，阿晴，阿晴！噲，菊一，你不但_不給酒喝，爲什麼還來打我？

盲乙 你說什麼？打？

盲甲 正是。

盲乙 我正在收拾酒筒，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甲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乙 阿晴，阿晴，阿晴！噲，勾當，你不但說了許多許多的

話，爲什麼還打我這沒有過失的人？

盲甲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乙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甲

阿晴，阿晴；阿晴！噲，菊一，爲什麼這樣地作弄我？

盲乙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甲

沒有伸手過來，除你還有誰？

盲乙

阿晴，阿晴，阿晴！噲，勾當，爲什麼這樣作弄沒有過

失的人？

盲甲

什麼？作弄？

盲乙

正是。

盲甲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乙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甲

阿晴，阿晴，阿晴！

盲乙

阿晴，阿晴，阿晴！

行人

噲，噲，這真是有趣的事。再種種作弄了玩罷。——這是怎麼的？真打靶架來了。在這種地方是不宜久留的，趁路還沒有黑的時候趕快走罷。

盲甲

這不能再忍耐了。不肯饒放你過去。

盲乙

我也不肯吃虧。

二人

（吶喊）呀，呀，呀，呀，！

盲乙
盲甲

你知道了罷！噲，噲，可喜呀！得勝了，得勝了！
噲，噲，把勾當打到這個樣子，往那里走！有人麼？給
我捉往了！决不饒恕呀，決不饒恕呀！

這是日本四百年前的一篇小喜劇，今據狂言二十番所收譯出，係鷺流的狂言，通行的狂言集中均不載。題名原爲井礮，讀作 *Doburacchin*，係取篇中投石子測深淺的聲音，今改譯如上：此三字見傳孟真君詩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在新潮一卷二號中。瞎子這樣地吃虧，實在也覺得有點對他們不起，但我們「要知道」，殘廢與弱

敗照例是民衆的嘲笑的对象，這也是莫怪的事。好在我們並不是勸大家這樣對付瞎子，所以講道德的人們也可以安心罷。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近日讀趙與時賓退錄，見卷五引嶺外代答記「俚字」，云「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日本所用即取此義。日本有一種磁鉢亦稱作「井」(Donburi)，坤齋日鈔云，「本邦器物中有井，蓋大器而中盛物少許，井中投物之象也。」八月十五日補誌。

金剛
(Zi)

脚色

甲，主角

乙，配角

丙，丁，及雜色人

甲

我乃住在近地的人氏是也。因爲近來時運不濟，度日爲難，心想投奔外省，別圖生計。這里有一位交好的人住著，不免去訪問一下，順便辭行，倘若他有什麼好的計較，也就想請他指導，留在這里亦無不可。現在趕緊前去罷。——要他在家這才好呢！他平常也總是不大有工夫的，就是今天這樣特地前去訪問，恐怕也不會在家，那如何是好！呵，我希望他要在家才好！——唔，走了

一程，已經到了。請問，……請教！

外面有人說請問的。——請問的是誰呀？請教的是……？

是我。

呵，我道是誰，你怎麼來的！

近來好久沒有問候了，……

唔，託福沒有什麼。你好像是出門的樣子，到什麼地方

去呢？

那就是爲那件事，近來說起來實在慚愧，時運特別不濟，在這裡已經住不下去了，想投奔外省去，特來辭行。向來承蒙照應，不勝感謝。

乙 呀，那真是很不幸的事情。也不必投奔外省，再來奮發一下，怎麼樣呢？

甲 實在，各處都去攪擾過，現在已經沒有可以去求借的地方了。

乙 那麼，到外省去就可以有法子想麼？

甲 也並不是，只是忽然想到罷了。

乙 呀，你真是魯莽的人，一點計畫都沒有，就想往外省去麼？

甲 是。

乙 可是我聽到了不能不管，我總希望能夠怎樣替你想個法

子。

有什麼好的計較務請賜教。

喂，想到好法子。你會看人學樣麼？

有些也還來得，只不知你說的是學什麼東西的樣呢？

學金剛的樣能行麼？

那個站在山門的金剛的樣子麼？

正是。

湊巧在我那近地，有站在山門的金剛，我看得熟了，學

金剛的樣倒還能行。

那麼現在有好法子。你裝作金剛的模樣，我去到處宣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傳，說上野地方有新的金剛下降了，大衆都去禮拜，一定有許多人來進香的罷。

那一定是罷。

你就可以拏了那布施的錢財，去經營起來。你看怎麼樣？

承你想出好法子，不勝感謝。那麼就是這樣辦罷。

那麼就這樣辦，裝起金剛來罷。

是。

先戴上這個頭巾。

是。這樣好麼？

乙 大概這樣就成了。一同往上野去罷。喂，走罷，走罷。
甲 是。這樣承蒙費心，實在感激之至。

乙 這倒沒有什麼，只是不要被人看破才好。

甲 這一點可請放心。不會被人看破的。

乙 呀，說著話的時候早已到了上野了。現在什麼地方好呢？

甲 那麼什麼地方好呢？

乙 喂，這里好罷。你先走到這里裝起金剛來罷。

甲 是。

乙 噢，這真是一尊金剛了。我去對大家宣傳，你在這里等

甲 他們來進香罷。
是。

乙 喂，喂，大家都來聽！上野地方有新的金剛下降，信士們都去禮拜罷！

丙 大家都在麼？

雜 都在這里。

丙 聽說上野地方有新的金剛下降，大家都聽見了麼？

雜 是，聽見了。

丙 那麼去進香去罷？

雜

那麼好罷。

丙

喂，喂，這裡來，這裡來！

雜

是。

丙

金剛下降，那是很少有的事哪。

雜一

正是，那是希奇的事情。

乙

進香的人似乎早就來了，喂，那邊望見的人都是來進香的罷。讓我們也趕快去。

丙

呀，說著話的時候早已到了上野了。可是，那金剛立在什麼地方呀？

雜一

那麼立在什麼地方呀？

丙 嘆，請看，他立在這里呢！

雜一 一點不錯，這就是了。

丙 大家禮拜罷。

雜 好罷。

丙 先布施錢財罷。

雜 是。

丙 請求息災延命！

雜一 請求富貴繁昌！

雜二 請求家內安全！

丙 請求給我力氣。我願將這把刀獻上。

雜一

我將這東西獻上。

丙

嘿，你看這不是很新的金剛麼？

雜一

實在這是很新的金剛。

丙

那麼大家回去罷。

雜

好罷。

丙

我們去說給大眾知道，叫他們都來禮拜罷。

雜

很好。

丙

喂，喂，走罷，走罷！

甲

哈，哈，哈！呀，呀，好不快活呀，好不快活！這許多

布施的錢財。趕快拿了回去，告訴他知道罷。——喂，
在家麼？

什麼事？——進香的怎麼了？

呢，很多的進香的人，銅錢不必說，便是這樣的東西也
都獻上來了。

呀，真好運氣。你就拿了這些東西去經營起來罷。

可是去怎樣經營呢？暫時把這些東西在你這里寄存一下
罷。

也行，我就給你代存。

但是，我還想去一趟。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乙

不，不，那可以不必了。

甲

請你放心。一定不會被人看破，請你讓我再去走一趟罷。

乙

不，不，你還是算了罷。

甲

務必請你讓我再去走一趟。

乙

既然你這樣的想去，那麼請你隨意。

甲

多謝多謝。

乙

這回借給你一個金剛杵罷。

甲

那更是多謝了。

乙

我把這借給你，請你務必不要給人看破。

甲 乙 甲

那個，請你放心，總不會給人看破的。

那麼請你早早去罷。

是。——這真是很可感謝的事。現在趕緊去罷。承蒙想出好法子來，這樣運氣的事再也沒有了。喂，已經到了上野了。這回扮起吽字金剛來罷。沒有什麼進香的到來麼？呃，那邊進香的人來了。

大家都在麼？

都在這里。

聽說上野地方有新的金剛下降，想進香去，你以為怎

樣？

雜一

那是很好。我奉陪罷。

丁 雜

那麼就去罷。喂，喂，這里來，這里來！
是。

丁 雜

這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情？

雜一

正是，那是希奇的事情。

丁 雜

呀，說著話的時候早已到了上野了。

雜

的確，這是上野了。

丁 雜

那金剛立在什麼地方呀？

雜一

那麼立在什麼地方呀？

丁

這便是了。

雜一

的確，立在這里。

丁 大家禮拜罷。

雜 好罷。

丁 先布施錢財罷。

雜 是。

丁 喂，喂，拜罷。

雜 是。

丁 請求福德自在。

雜一 請求子孫繁昌。

丁 喂，喂，這真是特別殊勝。

雜一 正是。

丁 這好像真的活人一樣。

雜一 正是。

丁 喂，到這邊來。

雜一 什麼事？

丁 你怎麼想？看金剛的眼，好像眼珠在那里動，大家沒有覺到麼？

雜一 正是。實在那頭也像是那里動。

丁 這是莫名其妙的事了。有些墮落和尙常做這種勾當，要

雜一 知是真是假，還是去呵癢試他一下罷。你想怎樣？
那很好罷。

丁 喂，喂，都到那邊去。

雜 是。

丁 這尊金剛實在造得非常神妙。

雜一 正是。

丁 不知怎的似乎頭在那里動呢。

雜一 而且眼睛也動著哩。

丁 的確好像活人一樣。

雜一 正是。

丁 (呵癢，)「革肢革肢！」

雜 「革肢革肢！」

甲 哈，哈，哈！——慚愧慚愧！

丁 哇，壞東西！

甲 勞駕勞駕，請饒恕我罷！

雜 騙子往那里走！有人麼？給我捉住了！決不答應你，決不答應你！

這一篇也係「贅流」，從狂言二十番譯出。「日本文學大系」中狂言記外編亦收此篇，但甚簡短，「乙」

有名曰甚兵衛，與普通之例不合，在狂言中大抵人物皆不用名姓也。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譯了附記。

北新書局發行周作人著書目錄

自己的園地

散文集，新改編本，在印刷中。

雨天的書

散文集，共五十篇，插畫五葉。定價實洋八角。

陀螺

譯希臘牧歌擬曲小說，日本小詩俗曲，法俄各國詩歌，共二百八十二篇。實價八角。

炭畫

譯波蘭顯克微支小說。實價四角。

周作人譯

日本古代
小喜劇集

狂言十番，一册

附插畫八面，定價實洋七角

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北京出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滬再版

發行所

北京

東城皇城根
第二十五號

北新書局

上海

寶山路寶山
里七十七號

北新書局

7778